丙

焉空遽議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四

竟陵伯敬鍾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論

老子論上　蘇轍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辨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能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從孟子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運化來

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説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

老莊楊墨必譏毀吾儒吾

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彼以爲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絶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弃父絶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

儒亦必距闢楊墨是不相信處

聖道大而化何有窮際非異端之一曲也

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殭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

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鍾伯敬曰。與下共爲一篇。只看子由行文。如神龍乘雲於天之上。風雨上下。不可捉摸。不可測識。不可窮詰。學者如能靜坐窓几間。將此心黙提出來。與此二篇文字。打作一片。忽焉而飛於九天之上。忽焉而逐於九淵之下。且令自我胸中。亦頓覺變幻飄蕩。而不可

覊制。則文思之懸。一日千里當其思起氣溢。如急風驟雨。噴山谷。撼丘陵。及其語竭氣盡。如雨散雲收。山青樹綠。塵無一點。嗟乎。此則學者當自得之也。

與論上相承來

二篇議論從楊墨上起

老子論下

蘇轍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

善發意

抑揚反覆起伏变化大有筆力

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是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

太揚

又發一意

以上並如空中之雲層層虛景以下絕入其說而攻之

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葢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

最反覆

揚

少抑

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

前面許多反覆至此折倒

爲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辨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

說其說折辨之

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嘗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

結好

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鍾伯敬曰此文摸擬孟夫子楊氏爲我一篇議論來辨難反覆其妙無窮

老子以無爲用此篇闢之以禮樂刑政爲用也

曲體聖人心事以破老子之無言無爲

老子

王安石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

引老子語

者也故聖人惟務脩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詆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人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老子之言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力可以無與

輻輪之股也轂容軸者也

轂虛中故可以行車夫車乃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則虛中之用矣

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葢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疏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然而申

敘事起乃一篇本末事情之總

敘事起以接下面

此一斷案借鮑叔以責管仲有筆力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功案 威公卽桓公。因避欽宗諱。故改桓爲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禍案 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承接好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借此形容下 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

含蓄中委曲精詳

不甚斥三子之過而僅曰非人情不可近此仲之失言

抑揚反覆警策而有餘味

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含蓄得好）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不說破）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入正論）賢者以對（此是本）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此是末）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一段）嗚呼仲以爲威公（看他過脉）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

須看有無二字意

清流激波高下緩急自出一番意趣

爲仲處置得當

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驚人句）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一段）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換警策）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承接眼目處）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關鎖）（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此是本）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此是末）

到此意已竭卻把晉文來照齊桓方知管仲無所逃責

又換新意

可也。此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最高處。旣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自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鼂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楊處父·靈公文公孫之虐不如孝公威公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

証得有力

過得佳

韓非言管仲荐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

引二人俱臨沒時進賢切証

縱得精神筆勢如破竹一句緊一句

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詞不費而意有餘此也。先得此二事爲證。然後立論。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

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結

謝疊山曰。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

丘瓊山曰。通篇責管仲不能臨歿薦賢。起起伏伏。有許多筆法。許多光景。學者須熟讀暗記。方盡其妙。

方明齋曰。老泉諸論中。唯此論盡純正開闢抑揚之妙。責管最深切處。意在言外。

汪玄杓曰。言管仲不舉賢自代。一沒而齊遂

亂。其言誠是。但是時齊想無人。威公懈怠。縱有人。恐未必能濟天下事。此意思甚高。眞作論法。

孝子之道非徒不違親命在不違於理耳屈建不以口腹成親之陋庶知無違之旨者

續楚語論

蘇軾

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屈建、屈到子、子木也、

屈到嗜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左氏斷句）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先點破）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

死生之際甚重所以子木不狥父之請

三引事証俱切臨沒事

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
而奪其情也。（此段以大不忍意破忍絕其父將死之言略說綱領而後解之）夫
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見喪大記）不死於婦人之
手。至於結冠纓。（子路死孔悝之難）啓手足（曾子有疾節語）之言
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
言。可以恩揜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四句斷破）
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
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此段總斷上）
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

正是大不忍處

說出心事

三段辨難精切

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此段言子木有不忍成父之陋，辨柳子忍絕將死之言之非。今赫赫楚國若敖氏屈氏八世祖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

左氏

句語頓挫

應前　關鎖

此段以莫大之陋破其所藥意再引曾元宣子二事以美子木

前三引孟僖子等重自處得其正此兩引曾元等重

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數句正是其不違道）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合禮意透）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荀偃視不可含。（目猶開。口禁不可受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盥手而撫其尸。）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荀吳。敢不如事荀偃。吳。偃之

處君父之死得其正

欒懷子之言足以死中行偃之心矣

末引疢石以美子木抑椰子精神百倍有筆力有關鍵

子。猶視。不合於心目猶開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乃瞋指河為誓必欲伐齊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繇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收拾得好

鄒東廓曰。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

層疊。不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
思其親之禮。庶幾盡之矣。

姜鳳阿曰。屈建去芰。柳子非之。而坡公論之
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則韓極詆
柳。觀論史書。則柳極詆韓。今觀續楚
語。則蘇又極詆柳。此正文人詞鋒競
長之際。學者尤宜潛玩。

鍾伯敬曰。此文逐段關鎖。似韓昌黎諱辨體

汪玄杓曰。闡左氏之說。破子厚之論。道理最

是。且筆勢變化。意見反覆。作辨難攻擊之文。此其正印也。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好識見

敘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及聖門四子便爲李斯張本而氣度自閑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一篇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句法好）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氣開）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見孔子不爲怪論以啓後世之患）（拓開）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

凡作文須放開一着緊打一着

本李斯形荀卿老吏斷獄手

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過接處不費力。此段意思最好。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應不敢言。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是前不敢放言高論意。此言夫子不爲議論。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欲說荀卿不好。却將

說荀卿激成李斯
李斯之禍王
是甚荀卿之
罪

提破

世字獨字下
得極好見荀
卿爲異論處
亦荀卿原於
道德之意
所謂小人而
無忌憚者

斯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引說）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提破此意高）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主意）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又陵到李斯）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

寫出千古一執拗乖戾之人意爲荆公而發

者。又特甚者耳。據卿之言以斷其罪。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借桀紂以甚卿之罪。語極有理。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應前獨字。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一篇主意。此亦必有所恃者矣。不推倒荀卿。此說夫子三代周公見得他罪大處。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

又照上孔子無放言高論意以結之結法似韓非

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皆出於卿。見斯之惡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鎖。斷。警。切。

呂祖謙曰。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畧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個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

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文文山曰。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謝疊山曰。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是李

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

鍾伯敬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手段

智有餘句喝破後兩不役于利二句是伏脉處

用字又生一擇字轉摺更便利

孫武論一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

詞意

員轉

透

用智之難

智一用則三患皆至

惟出于三患之外方可用

不役于利乃可以用智此

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快其一）（名言）
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變詐汨其
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
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隱下詐字古文不拘泥如此）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
于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
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
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似有道之言）

貪勇詐正疾孫子處節聖人之事以見其然

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不然二字只承上四句來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

卽是一篇段落

照應有閑鎖

末引辨世俗之言不足信

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

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呂東萊曰。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惟出於三患之外。方可用。即聖人之事可見。而或者之言不足信。

宋景濂曰。此篇論用智之難。必不役於利。如聖人乃可以用智。總是斷孫武之書。皆教人貪詐勇不過智術之私耳。立論高邁。筆思流利。

楊升菴曰。用兵者皆祖孫子。然以孫子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如鞭平王尸。暴兵伐楚。皆怒敵久暴師之類。故此論言擇而用之之難。雖孫子復生。亦無詞矣。

茅鹿門曰。行文好。而未中孫武之病。

鍾伯敬曰。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如子瞻此等文是也。

孫武論二

蘇軾

此篇與前篇又一翻案是借題說自家意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太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葢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

二句道破

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總提後分解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

前一段是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將後一段是天下之勢莫大于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唐之藩鎮似此字字句句名言

唐之當斷于用兵而不斷者皆由御將不得其術而

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幷力。盡取河北之盜 肅宗元年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郭子儀等克復東

[illegible]至養
定也

此先設後收之法

京。安慶緒奔河北。上入西京。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德宗詔馬燧等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後田悅且稱天下都元帥。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觀此過語大悟作文之法從韓非子來

灘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灘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憲宗討劉闢而難用兵。杜黃裳曰。高崇文勇略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崇文克其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竪。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下之意耶。此天子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御將之法也。此段言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

古人藉題目以發議論請之可聽其實秦之亡不関于民之好戰也子瞻諸論多是如此

此是湯武之兵卽桓文不及矣

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于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于殺人。是故其民不至于好戰。夫然後可

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此段言天下之事。莫大于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楊升菴曰。兩扇平說。意自錯綜。

鍾伯敬曰。其審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于其中。而氣出乎其外。

汪玄杓曰。論孫武而發武兵書之所不及。蓋亦鑒宋之御將無法。而其士卒狃于弱而不能戰之故也。

劈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是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

反說設難

秦始皇扶蘇論 一正一反說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還崩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此轉最高便見得無內外

既說智又說不在智是何等開闔

在用趙高句說破病源

說閹寺都不好了又將二个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依舊不失上意最有開闔

相形。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
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
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
歸本之論
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
說破
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
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
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
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此意最高
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

精神骨髓處

再發難起

國之亡其禍敗必出于智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此段言始皇殺扶蘇。由用趙高。以漢宣伴講。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鞅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

之所不及處止以秦法斷之恐未盡

帖身引証

上面叙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此斷得好

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舍，居也。）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以解前意。）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

引周孔之言又生新意

再生議論機局活變處文章精采處

再說商鞅

句[illegible]又生意

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
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
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
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
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
處置。作此論。其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文
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
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
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商鞅立信於
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如黥公孫賈類積威

見非忠恕平易亦千古快論

足上意又生議論

痛切悲哀

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徵上意）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至仁之言）身及其子孫。（皆是人之言）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又眼前二証）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段言扶蘇不敢請者。由秦法有自來。又以漢武伴講。）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

斯之智。葢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曰。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

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顧迴瀾曰。此作與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文字。筆法更高。無衰憊之態。

鍾伯敬曰。古今痛快卓犖之議。

汪玄杓曰。前罪始皇誤用趙高。人所共知者。

後罪秦始皇積威。故足以制太子之死。而不請人所不知者。

本論項籍而借曹劉並論亦是一格且斷制警切而章法沛然

長公論留侯亦此忍字

項籍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暗制項籍）言取天下必有慮不有所恐不可以盡天下之利言取天下必有勢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此段影說籍不能弃且忍故無成）

入題略立斷語照應有法

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救張耳趙歇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章邯王離爭鉅鹿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

第一經略也但天命在漢籍智慮便不到此矣

通章旨意正在此

不易之論亦不易之理

有議論有識見有筆調讀之令人心爽神怡

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此段論籍無取天下之慮。爲籍計最是。且辭亦古健。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項梁雍丘之戰。既斬李由。而梁有驕色。二世乃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于定陶。斬項梁。梁死。乃輕楚而北渡河擊趙。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亾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

妙喻切甚

精核

如此爲羽處置則羽之得天下未可知

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此論籍當先入關攻秦爲救趙而設論極精妙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喻章邯圍趙王于鉅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喻項羽及秦章邯必舍趙而救秦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言此舉不惟可得全關之利而趙圍亦且自解乃爲羽處置戰國時

引田忌作証文挿入宋義乃以客形主之法

老泉非不知孔明所處時勢特主意重關中故說劍門不足爲洞見天下大勢帝王萬全規模在彼不在此非貶孔明也

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餘波是借蜀相形）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亾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此段論項羽而却入孔明事乃是老泉眞情欲說）若夫秦漢之（關中險于劍門之意爲可都也）

喻新確

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考實〇二世二年秋七月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遂書楚遣沛公伐秦至二年又書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伐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至本年八月沛公入武關冬至霸上除秦苛法遣

兵守函谷關。籍攻破之。沛公見羽鴻門。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

茅鹿門曰。老泉此論亦雄矣。以余觀之。亦事後按成敗。立一家之說耳。當時秦兵之强勁者。大略盡之鉅鹿。鉅鹿敗則關中已搖。故高帝得以重璧請和。啗其怠而擊之也。苟如老泉之說。籍且釋趙之救而遽爲入秦。秦强兵在外未挫。關中守如故。章邯輩尾其後。而

內外夾攻之。恐未必得志也。即如籍能入秦。以彼叱咤之資。豈能一朝破秦之後。即可以東嚮而制諸侯哉。亦過矣。

吳匏菴曰。此篇議論精當。筆法古健。而引喻處具見逸思。作史論者當法。

謝于喬曰。此借項羽事。論宋時當都關中。故說羽急于救趙。而失于入關。終以此失天下之勢。而兆垓下之死。老泉之

爲宋慮深矣。

鍾伯敬曰。譏項羽不能審知天下之勢。乃急無用之鉅鹿。而忘要害之關中。所以死于沛公之手。文字有鋒芒。有機軸。讀者宜深味之。

先假設一段且未正說此長公布局之體

范增 此篇與賈誼論俱立柱分應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以

攔頭一刀

斂露

文勢甚宛曲

應上不早應此

易語文勢不迫亦是爲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

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弑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入一生去就

露正意

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人弑之。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幹轉。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

先說陳項

警策。

四語一篇綱領

最相關涉此一一推原出來

插此二句文勢優游不迫

羽不殺宋義必不能破秦羽既破秦義帝必不能罷羽弑義帝自有在

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應弑義帝之兆）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轉虛拓開說）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於人所不見處生議論）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痛快）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應疑增之本）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將無）非其意（作有）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

破秦起於項羽其殺宋義雖過然勢不容已

說得創

以褒語結束有法

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爲增善慮）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筆力壯）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意滿氣足）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此處決不可去）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諍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曰。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
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
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
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
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
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棋然。敗
棊有勝着。勝棊有敗着。得失在一着
之間。棊師傍觀。必能覆棊歷說。勝者
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

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呂東萊曰。這一篇要看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意新超。又見一起一伏之妙。

汪玄杓曰。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字字有法。句句盡心。其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晁錯論並觀。

一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關鍵影忍字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一句是生議論之根

（此言圯橋進履之時事。按一統志，黃石公，秦之隱君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然亦安知（微露）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

此段將無作有

敘不能忍處

形容屠戮之慘令人畏避不暇又令人不能忍

此子房不能忍處有波瀾

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空中一卷）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此言秦之慘酷）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徙木示信棄灰就刑）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三百斤以擊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

一喻一轉波瀾

惜其不能忍

先降其銳氣後教之以忍

此下引鄭伯勾踐之能忍者以証

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爲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爲尚父。而佐武伐紂。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客。兩刺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子房進履。黃石公以是受之。彼其能有所忍也。不以慢之爲怪。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于橋上。子房後至。怒爲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之能容忍。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初滅庸以自豐。

又提前語重發之

總露正意何等精神何等蕩漾

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勾踐爲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每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上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

老以忍教子房子房亦以忍教高祖便是相與有成處

此見子房善藏其用處

忍出子房教高祖妙用處

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高帝寬大能忍故勝項羽慓悍而暴不能忍故敗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一段識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爲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

東得冷韵

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

含能忍意

又空中一拳

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謝疊山曰。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少年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敎之以能忍也。

議論委折曲盡人情

賈生得君而不能用必有所致之

此以孔孟來責賈生不能自用至下段發明之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班固云：誼以天年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

欲得其君與不忍棄其君作一段

愛其身作一段看

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免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此見其惓惓不忍棄君之餘意仲尼聖人至如此其厚也作一段○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公孫丑至如此其至也作一段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

不能用漢文用字甚活卽古語云天不能自爲用而常爲聖人用之意

一朝之間應不忍棄其君

生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踪跡

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議論出人）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爲疏中之意）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無跡）觀其過湘爲

斷定賈生不善處窮

觀此語知子瞻高賈生一着

末責漢文不能用生此轉

賦以弔屈原。有造化湘流兮　敬弔先生句　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其後卒應愛身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忽又歸過于君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

奇妙

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陶主敬曰。通篇只是此意。言不能深交絳灌以有爲。不能隱忍濡徐以自愛。乃致抱奇而不用。末節歸過於君。更有不盡之意。

鍾伯敬曰。此論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

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絳灌舊臣而爲之痛哭。故自取疎廢。爲長沙傅。召至宣室。又復爲梁王傅。不一年而梁王墮馬。自傷哭泣以死。皆不能慎其所發。而終以苻堅用王猛。盡棄其舊臣。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一轉最妙。

汪玄杓曰。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而文字翻覆變幻。有無限煙波。

此文一氣說下

前一段把後一段意虛虛引起

一篇關鍵處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强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兩段分說。○轉換結止二段意。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

句句暗伏攻擊鼂錯之病

須着省文法前既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舉過去

於錯之不自將處尋破綻立論

着堅忍不拔四字責鼂錯不能從容收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則自將而已居守也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鼂錯之說昔者鼂錯入題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斷案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

功仍看徐字驟字便見錯所以取禍處

主意在此

晁錯欲以天子自將而已獨居守是以孤注待其君也大有破綻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與下驟字應）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削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晁錯之）

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棊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奕者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

此自是實理

文章須有此二段做手方好

前日夜淬礪數句有力此

下近乎緩而
前後相應
因自全遂生
自禍兩字收
上錯有以取
之之意

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呂東萊曰。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爲治平有七國之變。體製好。大槩作文要漸引入來。

謝疊山曰。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

之工也。

林希元曰。鼂錯之死。古今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前人所未發。

湯霍林曰。東坡文字。最服人處。全是於劈空中發議論。於死煞處着精神。如鼂錯論。若徒說鼂錯不是。便不服人。必須爲錯開一線之路。方見作手。

茅鹿門曰。於錯之不自將而爲居守處。尋一破綻作議論。却好。

鍾伯敬曰。錯之誅。誅在以舊有怨于盎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所謂自發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者。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

先露出正意

引徐裴之急於正爲下陳平狄仁傑徐正之伏案

狄仁傑

蘇轍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漢高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王呂氏。非約也。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英公李敬業等起兵揚州。以匡復廬陵王爲辭。移檄州縣。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曰。駱賓王。太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宰相之過也。遣大將李孝逸討之。裴炎爭之於內。皆

總斷有力

張辟彊分王諸呂以安呂后正下文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設世奇策不在乃父子房之下

不旋踵爲戮。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廢中宗爲盧陵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呂難制。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社稷在兩軍掌握。君何不交歡大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周勃不得主兵。使酈寄紿呂祿以兵屬勃。勃入

天人未厭唐德一句便令武后心灰

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豫王既立。武后革命。殘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覩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警陛下耶。文皇帝身陷

警策語眞足以悚動武后

四君言同武氏在一緩急之間一心異司成敗攸分如此

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附音付合葬也后感悟即日遣涂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亦知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

中的名論

駱賓王檄云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等語正武氏稔惡處如紂惡貫盈天必誅之者

結束有味

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盧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方希古曰漢呂后欲立諸呂。唐武后欲立三思比弑逆叛亂之罪尤重。當時劉章追斬亡酒者呂后卽有懼色。豈漢廷止劉章一人耶。而必待其惡稔年衰而正之。則惠帝廬陵幾不免於魚肉矣王陵裴炎權輕勢孤以罹禍果在朝者盡坐觀成敗耶抑有陳狄二公衆倚以泰山耶。陳狄之功。故與日月爭光。而王裴亦與秋霜比烈矣。

卷終

專論府兵之制

此段言不可內重

篇中雖見內外並舉而意

唐宋八大家卷之五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論

唐論　蘇轍

起月主意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

暗用

言歸宿在外重一邊

此段言不可外重

此段歷敘周秦以來內外

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外重）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

弊

敘外重之弊少敘內重之弊多更有斟酌

二患乃權臣匹夫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

內重

獨見

外重

以重內重引証本作

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

重提前意

立論之意在外重一邊此處方露通篇以內外並言此一段專欲重外以收秦漢以來偏于內重之弊則當隋唐分地於節度其意實諷宋

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

立論之意外重邊臣

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

再翻一層論入題

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方　入題

也。昔㊉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

言外重而末一句點出內重之勢言內重而末一句點出外重之勢好文法

深許唐制之善筆勢滂騰

如水出峽

層層翻案不見重疊

翻前案總斷不見重疊

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此段深許太宗立制之善。頴濱主意在此。蓋以宋不知重外。故有此三患。而天

是立論本意

唐荊川曰得要領

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府兵在外而內輕）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

說破病源收拾入繳意明

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謝疊山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楊升菴曰。愚謂今之州郡之兵滿天下。並不得藉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非自遼

陽近臨洮。延袤五千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埸。殺戮我人民。其於南粤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藉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

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卒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錢豐寰曰。神爽明透。

一破古律有筆力而前後段落井井有條

既曰弊在賂秦又曰不賂者以賂者喪此意爲一篇之綱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設難）六國互喪。率賂秦耶。（伏齊亡案）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解難）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弊在不戰）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忽入正論）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此言創業之難）子孫視之

此段論衡害可謂曲盡大都即蘇季子說韓王之論

痛切

更痛切

有此一應血脉便緊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此言失之易。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申說韓魏楚賂秦而破滅。見秦之所大欲。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此言諸侯之大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喻六國之土地未盡。則秦之侵不息。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正應前不賂者以賂者喪。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

弊在賂

有起伏有波瀾有開鎖

燕趙之君義而不賂終于亡國何也以用武而不終也然能與敵戰雖敗猶榮

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効也。申說齊燕趙失強援而破滅。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燕太子丹質于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之遣荊軻入秦刺秦王取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于王圖窮而七首見王驚起環柱而走拔劍斬軻益發兵伐燕燕斬丹獻王二十五年滅燕虜王喜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三國謂楚魏韓也各愛其地。

此下爲六國區畫甚妙皆是無中生有

此轉尤高

宕

末一轉有無窮之感盖指當時賂契丹事

齊人勿附於秦。刺客（燕）不行。良將（趙）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此下至劫哉又出在斷上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言能用天下奇謀之才。幷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喻言吞併不得。悲夫。帶下讀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洗發痛快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

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亾。可謂深謀先見之智。未可以文士目之。

陶石蕢曰。六國從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以擯之。適以成其王業耳。老泉曰。封謀臣。禮賢才。以并力西向。則

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可謂至論

袁中郎曰。此篇論六國之所以亾。乃六國之成案。其考證處。開闔處。爲六國籌畫處。皆確然正議。末影宋事尤妙。

汪玄杓曰。一篇議論由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却能與戰國策相伯仲。○當與子由六國論並看。

六國論

蘇轍

謂范雎遠攻之說而反之者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暗說破

着力處正在不知天下之勢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

六國惟韓魏最近秦故韓魏爲六國要害之衝

論當時失策與上面不知天下之勢相應

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

此從人之初議好筆勢

誠爲至論然同母兄弟三五人鮮不中猜而訌者況合異姓之國使爲一心誠

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

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

未易也或曰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楊升菴曰。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大畧各因其情一爲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怒者韓魏柝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

不支。當時六國之利。萬無出於親韓魏者。特六國自失計矣。

李東陽曰。楊龜山嘗論秦未嘗吞六國。乃六國自相吞耳。此爲至論。頴濱亦云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可見六國之愚。讀之可發一笑。

唐荊川曰。此論甚得天下之勢。○議論精確筆鋒古健。不下老泉文法。

余同麓曰。筆順氣雄。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

一息萬里。信文人之巨手也。

茅鹿門曰。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起法有概有調

見智勇不足恃

主意綱目在此

轉得佳

提

先以漢唐二主與三國相形說須看他後面斡旋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

插入高帝絕妙斡旋得好下面一筆掃去

矯矯筆力可凌萬夫

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捽音疾擊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接妙）制之者也此應上智勇相遇則智勇不足恃筆力到處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咄音觸咤音差叱音尺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四字空活看）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

東坡留侯論云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意東坡說得今頴濱此意正與東坡合

才字包智勇二字

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此段言高帝所以制項氏妙處在不智不勇四字劉昭烈惟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是以可惜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不智不勇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一人者

空中下手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輿家取窩之法

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

胎　警策　抑　揚

翹然自喜句是頳濱把劉昭烈一生事業一一勘破

方得其真髓處乃破的之言

文法錯綜

曰夫古之英雄惟漢高爲不可及較是寸鐵殺人手段

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衡。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袁術 袁紹）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有收拾。而意味更悠揚。）

楊升菴曰。此篇專以智巧才力立論。要看開

闔抑揚法。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

鍾伯敬曰。以高帝形先主作骨子。轉換處極妙。

折辯如波濤洶湧

是翻上篇案

以正統屬魏出不得已因

正統論中

蘇軾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

天下不可無統也

不輕與正統正鋤强暴誅梟逆本心

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疆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

見莽操輩不比禪受湯武莽操校然

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簒君。而簒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

分公私二字便見禪受與簒之優劣

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

此與醒與魏之統

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

兩辯令章子詞塞

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姑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

箸留地步

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

又跌轉章子

到末方說出重與輕與之故

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鍾伯敬曰。凡文勢曲折處。腕力須先極健　極

重。故曰百折不回。百折者勢也。不回者力也。重而後貴能折。輕則弛矣。何折之有。讀正統三論知之。

汪玄杓曰。說正統而挈名實輕重爲議。雄辨不止驚四筵。醒獨座。直驚千古。醒百世矣。

奔逸絕塵是時論中射鵰手舉業到此方脫凡胎

平平寫來自見奇特

間架甚好此是爲發難張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鎖有力說大意起

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月頭原題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間架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

本

見春秋與齊晉不與秦楚并及所與之國盖借齊晉以形秦楚之流爲夷狄而見惡于春秋

如此反覆三段文勢如層巒筆力高人

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立二段若無處結便不成文字亦本原處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發難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此段提齊晉秦楚四國事皆是放散錯綜處若不如此散說即無氣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有力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此二段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解釋齊晉之君不能純

發難處又爲此段解釋張本

此言春秋不與秦楚數句聯合前後有力

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下字好）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見所以不治意）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繞鎖）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斡後意此句最得體）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

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

前閑說長後正說短讀之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

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振頓挫意外好處在此。然而春秋書之曰照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照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輕說過便見後不治繳結有力結前後意。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前自中國

說見不治治之本意十分沉着

抱前約而無漏

說入夷狄此自夷狄說入中國來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〇歸怨戎狄意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于戎狄者也

謝疊山曰此是東坡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

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貝清江曰。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

鍾伯敬曰。言秦楚之君非純爲夷狄。且不足以寄其襃貶。况戎是純夷狄也。而可以深治之乎。故春秋書公書會者。姑且以不治治之也。

汪玄杓曰。東坡嘗自稱應擧文字。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觀斯文可見。

一直說起首段敘北狄之强爲中國所憚

北狄與中國保首領之念同而中國祗爲其恐喝遂憚以爲勇耳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音魯 鹹也）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

揚

抑

此段引漢武來証見夷狄不足患

者漢武之世。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絶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

今之言北虜不可敵者視此寧無媿色

痛言中國畏非狄而不敢戰

徹露主意

誠可使人歎息餒氣

劃切

發氣字精確

劃切

卑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盖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以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

此引趙與秦戰仲連不肯帝秦事來相形見今之畏狄甚爲失策

引魯仲連不肯帝秦正見堂堂天朝奉事北虜爲可愧矣

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非其君哉故魯仲連

讀至此當事者宜為猛省

一篇歸根處

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鍾伯敬曰。中國憚北狄之勇而不敢與戰。徒

奉幣爲得計。而頼濵要在鼓中原之氣而戰。乃良策耳。

王鳳洲曰。天驕憑秋高而逞殺氣。禦之誠無策。然席中國之勢。豈誠無策哉。頼濵以作氣爲戰守之要。則哭陰山而寒殫膽者。具是矣。靖康以後。士氣不伸。悲夫。豈在士氣不伸哉。

唐荊川曰。宋之困在契丹歲幣。子由痛恨。故共言紆徐嫋娜。

前篇論將以起相此篇論相以起將皆是請賓伴主之體

起喻似突而意自貫

衡論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主意）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智不以術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此句一篇主意以下論才將不可弃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剛暴之將）能搏能噬而馬（才將）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

此段辯折得好更看下文說先王處又聯接甚便且得先王馭將本意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惟一曹彬有三代

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轀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高論）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合下才有）如耳（大小意）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

將帥氣象

先爲此兩端以發己所見

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客句）得才者而任之可也。（主意）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先翻說失御才大之將）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可施之才小者）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先翻說失御才小之將）（可施之才大者）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破得是）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

又生出一志字

一喻有兩層而切中如易立象寓不窮之意

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隅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

不先賞

挽入正意

先賞後賞實人君御將之微權若以先賞之說施才大者後賞之說施才小者然終不可以爲萬世法

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斷制妙且貫串上下文氣）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平而三（好頓挫）

看破高祖駕馭英雄之術

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此證先賞之說施之才大者。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此證不先賞之說施之才

結中三轉譬懸千里之江漢而注之海更作一番之瀾

小者。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三人中獨舉韓信末收以知大計爲高

彭可齋曰。老泉之學。多出于縱橫。故其論諫也以說術。其論御將也以智術。夫術之一字。可施之君臣之間哉。然文章自是絕人。

陸廉伯曰。通篇言御將之難。於才大之將。當先賞而邀其成功。於才小之將。當後賞而責其成功。是老泉善讀史處。

陳白沙曰。此篇議論弘博。筆調淸揚。引喻處尤見風逸。末以韓信事結束。有咏歎亦有趣味。

汪玄杓曰。此篇有格局。一步進一步。不似他篇各爲片段。

風骨甚高可與孫武荀卿並馳

虛叙兵家之要下引証以實之整整有條

攻守

蘇洵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一段見攻守之妙亦兵家尚論兵家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

孫吳談兵不是過

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一段論攻守之兵。有正伏奇。分辨詳明。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

一喻而下轉乃波瀾

證正道奇道伏道言錯而辨文宕而奇

盜之於人。抉音決挑也。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扃音賞戶耳也。鍵。壯也。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一作恤焉。一段論正兵易察。而奇伏之兵難察。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

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事見周慎靚王十三年。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鍾會嘗攻劒閣矣而姜維拒之。見漢後主炎興元年。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見孝景三年。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抜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見光武建武十一年。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

千古隻眼所以變化乃爾

此段考証凡九極力粧點文彩

攻守兩端無出正奇伏三道老泉引証刻畫

収攻守有正奇伏括盡通章血脉

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

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陳白沙曰。前虛敘以兵家之要。後引證以實之。整整有律。是熟韜鈐者。

林見素曰。大凡文字援證固難。疊疊援證尤難。蓋疊疊援證。懼傷于枯淡無味。此篇中考證凡幾。言錯而辨。文宕而嚴。粧點得精采煥發。非若今之勦襲舊文者。

茅鹿門曰。攻守之策。無踰此篇。讀者不可草

草放過。夏止軒先生嘗曰。欲識經濟不可不看輿地圖。亦讀此篇要括。

許海嶽曰。蘇老泉謂用正道而不知奇者。其將木偶人。余謂純任奇而不正者。亦非善將兵者也。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孔明不用子午谷之計。非惡奇也。謂其純任奇耳。

唐荊川曰。鄭厚謂孫武子十三篇。不惟武人

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余謂學士家不必讀孫武子。且讀老泉攻守心術篇。

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采過之

此一段五項各用一體文有多寡句有長短不拘一律順其自然所以爲佳

心術 論將

蘇洵

首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左傳卯之戰。樂伯射麋。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此第一段。言爲將當先治心。

次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此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

三段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法至于不敢犯則臂揮頷指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就

卹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此第三段言議戰當知所養。

四段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

兵法云知彼知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第四段·言將與士當得智愚·

五段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此兩端最得兵家要法即減灶增灶開營示伏唱籌量沙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故皆能不敗事

尺箠二句喻有所恃徒手二句喻無所恃

此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此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

六段

七段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于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劒。

蜥蜴音态易

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

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此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羅大經曰按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于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正與老泉之論合

宋景濂曰。老於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
珍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
老泉數篇近之。心術篇之類是也。
倫伯疇曰。此篇多名言。逐段爲束結。蓋本兵
書典要。案古今而雜言之者。非一片
起伏首尾議論也。
楊升菴曰。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
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
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明

暢。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者。

汪玄杓曰。老泉文章經濟。開口不凡。其體若連珠。勢猶倒峽。自是大家巨擘。人所不能及。用世之上。當熟玩之。

卷之五終